

明儒學案

王
陽
明

〔清〕黃宗羲著 沈芝盈點校

明儒學案 下冊

中華書局

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一

陽明先生之學，有泰州、龍溪而風行天下，亦因泰州、龍溪而漸失其傳。泰州、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，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，蓋躋陽明而爲禪矣。然龍溪之後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，又得江右爲之救正，故不至十分決裂。泰州之後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，傳至顏山農、何心隱一派，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。顧端文曰：「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，所以能鼓動得人，只緣他一種聰明，亦自有不可到處。」義以爲非其聰明，正其學術也。所謂祖師禪者，以作用見性。諸公掀翻天地，前不見有古人，後不見有來者。釋氏一棒一喝，當機橫行，放下拄杖，便如愚人一般。諸公赤身擔當，無有放下時節，故其害如是。今之言諸公者，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，弇州蓋因當時愛書節略之，豈可爲信？義攷其派下之著者，列於下方。

顏鈞，字山農，吉安人也。嘗師事劉師泉，無所得，乃從徐波石學，得泰州之傳。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。性如明珠，原無塵染，有何覩聞？著何戒懼？平時只是率性所行，純任自然，便謂之道。及時有放逸，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。凡儒先見聞，道理格式，皆足以障道。此大旨也。嘗曰：「吾門人中，與羅汝芳言從性，與陳一泉言從心，餘子所言，只從情耳。」山農游俠，好急人之難。趙大洲赴貶所，山農偕之行，大洲感之次骨。波石戰沒沅江府，山農尋其骸骨歸葬。頗欲有爲於世，以寄民胞物與之

志。嘗寄周恭節詩云：「蒙蒙烟雨鎖江垓，江上漁人爭釣臺。夜靜得魚呼酒肆，湍流和月撥將來。若得春風遍九垓，世間那有三歸臺。君仁臣義民安堵，雉兔芻蕘去復來。」然世人見其張皇，無賢不肖皆惡之，以他事下南京獄，必欲殺之。近溪爲之營救，不赴廷對者六年。近溪謂周恭節曰：「山農與相處，餘三十年。○其心髓精微，決難詐飾。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，俟諸後聖，斷斷不惑。不肖菲劣，已蒙門下知遇，又敢竊謂門下，雖知百近溪，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。」山農以戌出，年八十餘。

梁汝元字夫山，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，吉州永豐人。少補諸生，從學於山農，與聞心齋立本之旨。

時吉州三四大老，方以學顯，心隱恃其知見，輒狎侮之。謂大學先齊家，乃構萃和堂以合族，身理一族之政，冠婚喪祭賦役，一切通其有無，行之有成。會邑令有賦外之征，心隱貽書以誚之，令怒，誣之當道，下獄中。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，檄江撫出之。總制得心隱，語人曰：「斯人無所用，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。」已同後臺入京師，與羅近溪、耿天臺游。一日遇江陵於僧舍，江陵時爲司業，心隱率爾曰：「公居太學，知太學道乎？」江陵爲勿聞也者，目攝之曰：「爾意時時欲飛，卻飛不起也。」江陵去，心隱舍然若喪，曰：「夫夫也，異日必當國，當國必殺我。」心隱在京師，開各門會館，招來四方之士，方技雜流，無不從之。是時政由嚴氏，忠臣坐死者相望，卒莫能動。有藍道行者，以乩術幸上，心隱授以密計，偵知嵩有揭帖，乩神降語，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，上方遲之，而嵩揭至，上由此疑嵩。御史鄒應龍因論嵩

敗之。然上猶不忘嵩，尋死道行於獄。心隱踉蹌，南過金陵，謁何司寇。司寇者，故爲江撫，脫心隱於獄者也。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，心隱逸去，從此踪跡不常，所游半天下。江陵當國，御史傅應禎、劉臺連疏攻之，皆吉安人也。江陵因仇吉安人。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，江陵不能無心動。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，遂令楚撫陳瑞捕之，未獲而瑞去。王之垣代之，卒致之。心隱曰：「公安敢殺我？亦安能殺我？殺我者張居正也。」遂死獄中。心隱之學，不墮影響，有是理則實有是事，無聲無臭，事藏於理，有象有形，理顯於事，故曰：「無極者，流之無君父者也，必皇建其有極，乃有君而有父也。必會極，必歸極，乃有敬敬以君君也，乃有親親以父父也。又必易有太極，乃不墮於弑君弑父，乃不流於無君無父，乃乾坤其君臣也，乃乾坤其父子也。」又曰：「孔、孟之言無欲，非濂溪之言無欲也。欲惟寡則心存，而心不能以無欲也。欲魚、欲熊掌，欲也，舍魚而取熊掌，欲之寡也。欲生、欲義，欲也，舍生而取義，欲之寡也。欲仁非欲乎？得仁而不貪，非寡欲乎？從心所欲，非欲乎？欲不踰矩，非寡欲乎？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乎？」蓋一變而爲儀、秦之學矣。

鄧豁渠初名鶴，號太湖，蜀之內江○人。爲諸生時，不說學。趙大洲爲諸生，談聖學於東壁，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，朝夕聲相聞，未嘗過而問焉。已漸有人，卒摳衣爲弟子。一旦棄家出遊，遍訪知學者，以爲性命甚重，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，遂落髮爲僧。訪李中溪、元陽於大理，訪鄒東廓、劉師泉於江右，訪王東涯於泰州，訪蔣道林於武陵，訪耿楚侗於黃安。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，大洲起官過衛輝，

○「內江」原作「江內」，據賈本乙正。

渠適在焉，出迎郊外。大洲望見，驚異下車，執手徒行十數里，彼此潸然流涕。大洲曰：「誤子者，余也。往余言學過高，致子於此，吾罪業重矣。向以子爲死，罪惡莫贖，今尚在，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。吾割田租百石贍子。」因書券給之。時有來大洲問學者，大洲令渠答之。大洲聽其議論，大恚曰：「吾藉是以試子近詣，乃荒謬至此。」大洲入京，渠復遊齊、魯間，初無歸志。大洲入相，乃來京候謁，大洲拒不見。屬宦蜀者攜之歸，至涿州，死野寺中。渠自序爲學云：「己亥，禮師，聞良知之學，不解。入青城山參禪十年。至戊申，入鷄足山，悟人情事變外，有個擬議不得妙理。當時不遇明師指點，不能豁然通曉。癸丑，抵天池，禮月泉，陳鷄足所悟，泉曰：『第二機卽第一機。』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，百姓日用不知，渠知之也。甲寅，廬山禮性空，聞無師智聞說『沒有甚麼，甚麼便是』，始達良知之學，同是一機軸，均是認天機爲向上事，認神明爲本來人。延之○戊午，居澧州八年，每覺無日新之益，及聞三公俱不免輪迴生死，益加疑惑。因○入黃安，居楚倥茅屋，始達父母未生前的、先天地生的、水窮山盡的、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，不屬真妄，不屬生滅，不屬言語，常住真心，與後天事不相聯屬。向日鷄足所參人情事變的，豁然通曉，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。丙寅以後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。如今，也沒有我，也沒有道，終日在人情事變中，若不自與，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着落，脫胎換骨實在於此。渠學之

○賈本、莫本無「聞無師」至「延之」四十三字。

○賈本、莫本無「及聞三公」至「益加疑惑」十六字。

誤，只主見性，不拘戒律，先天是先天，後天是後天，第一義是第一義，第二義是第二義，身之與性，截然分爲二事，言在世界外，行在世界內，人但議其縱情，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，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。嗟乎！是豈渠一人之誤哉？」

方與時字湛一，黃陂人也。弱冠爲諸生，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，靜久生明。又得黃白術於方外，乃去而從荊山遊，因得遇龍溪、念菴，皆目之爲奇士。車轍所至，縉紳倒屣，老師上卿，皆拜下風。然尚玄虛，侈談論。耿楚侗初出其門，久而知其僞，去之。一日謂念菴曰：「吾儕方外學，亦有秘訣，待人而傳，談聖學何容易耶？」念菴然之。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，短榻夜坐，久之無所得而返。後臺、心隱大會礦山，車騎雍容，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，甫揖，心隱把臂謂曰：「假我百金。」湛一唯唯，卽千金惟命。已入京師，欲挾○術以干九重，江陵聞之曰：「方生此鼓，從此搗破矣。」無何，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艷之。湛一避歸。胡廬山督楚學，以其昔嘗誑念菴也，檄有司捕治，湛一乃逃○而入新鄭之幕。新鄭敗走，匿太和山，病瘵死。

程學顏字二蒲，號後臺，孝感人也。官至太僕寺丞。自以此學不進，背地號泣，其篤志如此。心隱死，其弟學博曰：「梁先生以友爲命，友中透於學者，錢同文外，獨吾兄耳。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。」乃開後臺墓合葬焉。

○「挾」原作「俠」，據賈本改。

○「逃」原作「跳」，據賈本改。

錢同文字懷蘇，福之興化人。知祁門縣，入爲刑部主事，累轉至郡守。與心隱友善，懷蘇嘗言：「學道人堆堆，只在兄弟欺中，未見有掙上父母欺者。」

管志道字登之，號東溟，蘇之太倉人。隆慶辛未進士。除南京兵部主事，改刑部。江陵秉政，東溟上疏條九事，以譏切時政，無非欲奪其威福，歸之人主。其中有憲綱一條，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，國初制也，今之所行，非是。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，使之爲法自敝也。果未幾，御史龔懋賢劾之，謫鹽課司提舉。明年，外計，以老疾致仕。萬曆戊申卒，年七十三。東溟受業於耿天臺，著書數十萬言，大抵鳩合儒釋，浩汗而不可方物。謂「乾元無首之旨，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，易道與天地準，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，孔教與二教峙，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。教理不得不圓，教體不得不方，以仲尼之圓，圓宋儒之方，而使儒不礙釋，釋不礙儒。以仲尼之方，方近儒之圓，而使儒不濫釋，釋不濫儒。」唐、宋以來，儒者不主孔奴釋，則崇釋卑孔，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，故以乾元統天，一案兩破之也。」其爲孔子闡幽十事，言「孔子任文統，不任道統，一也。居臣道，不居師道，二也。刪述六經，從游七十二子，非孔子定局，三也。與夷、惠易地，則爲夷、惠，四也。孔子知天命，不專以理，兼通氣運，五也。一貫尚屬悟門，實之必以行門，六也。敦化通於性海，川流通於行海，七也。孔子曾師老聃，八也。孔子從先進，是黃帝以上，九也。孔子得位，必用桓、文做法，十也。」按東溟所言，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。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，其學不見道可知。泰州張皇見龍，東溟闢之，然決儒釋之波瀾，終是其派下人也。

處士王心齋先生良

王良字汝止，號心齋，泰州之安豐場人。七歲受書鄉塾，貧不能竟學。從父商於山東，常銜孝經、論語、大學袖中，逢人質難，久而信口談解，如或啓之。其父受役，天寒起鹽冷水，先生見之，痛哭曰：「爲人子而令親如此，尚得爲人乎？」於是有事則身代之。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，然默默參究，以經證悟，以悟釋經，歷有年所，人莫能窺其際也。一夕夢天墮壓身，萬人奔號求救，先生舉臂起之，視其日月星辰失次，復手整之。覺而汗溢如雨，心體洞徹。記曰：「正德六年間，居仁三月半。」自此行住語默，皆在覺中。乃按禮經製五常冠、深衣、大帶、笏板，服之。曰：「言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而不服堯之服，可乎？」時陽明巡撫江西，講良知之學，大江之南，學者翕然信從。顧先生僻處，未之聞也。有黃文剛者，吉安人，而寓泰州，聞先生論，詫曰：「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。」先生喜曰：「有是哉！雖然王公論良知，良談格物，如其同也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；如其異也，是天以良與王公也。」卽日啓行，以古服進見，至中門舉笏而立，陽明出迎於門外。始入，先生據上坐。辯難久之，稍心折，移其坐於側。論畢，乃嘆曰：「簡易直截，良不及也。」下拜自稱弟子。退而繹所聞，間有不合，悔曰：「吾輕易矣！」明日入見，且告之悔。陽明曰：「善哉！子之不輕信從也。」先生復上坐，辯難久之，始大服，遂爲弟子如初。陽明謂

○「學」下原衍「乎」字，據賈本刪。

門人曰：「向者吾擒宸濠，一無所動，今卻爲斯人動矣。」陽明歸越，先生從之。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，已而嘆曰：「千載絕學，天啓吾師，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？」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，陽明笑而不答。歸家遂自創蒲輪，招搖道路，將至都下。有老叟夢黃龍無首，行雨至崇文門，變爲人立。晨起往候，而先生適至。當是時，陽明之學，謗議蠭起，而先生冠服言動，不與人同，都人以怪魁目之。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，陽明亦移書責之，先生始還會稽。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，行事太奇，痛加裁抑，及門三日不得見。陽明送客出門，先生長跪道旁，曰：「良知過矣。」陽明不顧而入，先生隨至庭下，厲聲曰：「仲尼不爲己甚。」陽明方揖之起。陽明卒於師，先生迎哭至桐廬，經紀其家而後返。開門授徒，遠近皆至。同門會講者，必請先生主席。陽明而下，以辯才推龍溪，然有信有不信，惟先生於眉睫之間，省覺人最多。謂「百姓日用卽道」，雖僮僕往來動作處，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，聞者爽然。御史吳疏山梯上疏薦舉，不報。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，年五十八。

先生以「格物，卽物有本末之物。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，格知身之爲本，而家國天下之爲末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反己，是格物底工夫，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。」易曰：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。」身未安，本不立也，知身安者，則必愛身、敬身。愛身、敬身者，必不敢不愛人、不敬人。能愛人、敬人，則人必愛我、敬我，而我身安矣。一家愛我敬我，則家齊；一國愛我敬我，則國治；天下愛我敬我，則天下平。故人不愛我，非特人之不仁，己之不仁可知矣。人不敬我，非特人之不敬，己之不敬可知矣。此所謂淮南格物也。子劉子曰：「後儒格物之說，當以淮南爲正。」第少一註脚，格知誠意之爲本，而正修治

平之爲末，則備矣。然所謂安身者，亦是安其心耳，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。彼居危邦，入亂邦，見幾不作者，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，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。文王之羨里，夷齊之餓，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。乃先生又曰：「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，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，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，斯爲下矣。而以緡蠻爲安身之法，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？」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，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，未嘗一日隱也。故有以伊、傅稱先生者，先生曰：「伊、傅之事我不能，伊、傅之學我不由，伊、傅得君，可謂奇遇，如其不遇，終身獨善而已。」孔子則不然也。「此終蒲輪轍環意見，陽明之所欲裁抑者，熟處難忘也。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，終隔一塵。先生曰：「聖人以道濟天下，是至重者道也。人能弘道，是至重者身也。道重則身重，身重則道重，故學也者，所以學爲師也，學爲長也，學爲君也。以天地萬物依於身，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，舍此皆妾婦之道。」聖人復起不易斯言。

心齋語錄

問「止至善」之旨。曰：「明明德以立體，親民以達用，體用一致，先生辨之悉矣。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，卻與明德無別，恐非本旨。堯、舜執中之傳，以至孔子，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，獨未知安身一義，乃未有能止至善者。故孔子透悟此理，却於明明德親民中，立起一個極來，又說個在止於至善。止至善者，安身也，安身者，立天下之大本也。本治而未治，正己而物正也，大人之學也。是故身也者，天地萬物之本也，天地萬物末也。知身之爲本，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。身未安，本不立也。本亂而未治者，

否矣。本既不治，末愈亂也。故易曰：『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。』不知安身，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，是故不能主宰天地，幹旋造化。立教如此，故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者也。」

問：『止至善爲安身，亦何所據乎？』曰：『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。』大學說個止至善，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。知止，知安身也。定靜安慮，得安身而止至善也。物有本末，故物格而後知本也。知本，知之至也。知至，知止也。自天子至此，謂知之至也，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。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，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。格，絜度也，絜度於本末之間，而知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此格物也。物格，知本也，知本，知之至也，故曰：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。』修身立本也，立本安身也。『引詩釋止至善，曰：『緇蠻黃鳥，止於丘隅』，知所以安身也。』孔子曰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』要在知安身也。易曰：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。』又曰：『利用安身。』又曰：『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。』孟子曰：『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，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未之聞。』同一旨也。」

問：『格字之義。』曰：『格如格式之格，卽絜矩之謂。吾身是個矩，天下國家是個方，絜矩則知方之不正，由矩之不正也。是以只去正矩，却不在方上求，矩正則方正矣，方正則成格矣，故曰物格。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，絜矩是格也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，便見絜度格字之義。格物，知本也，立本，安身也，安身以安家而家齊，安身以安國而國治，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。故曰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不知安身，便去幹天下國家事，是之爲失本。就此失脚，將烹身割股，餓死結纓，且執以爲是矣。不知身不能保，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！』

知本，知止也，如是不求於末定也；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己靜也；如是而首出庶物，至尊至貴安也；如是而知幾先見，精義入神，仕止久速，變通趨時慮也；如是而身安如黃鳥，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，無不得所止矣，止至善也。

問：「反己是格物否？」曰：「物格知至，知本也；誠意正心，修身立本也，本末一貫。是故愛人、治人、禮人，格物也。不親、不治、不答，是謂行有不得於心，然後反己也。格物然後知反己，反己是格物的工夫。反之如何，正己而已矣。反其仁治敬，正己也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，此正己而物正也，然後身安也。」

有疑安身之說者，曰：「夷、齊雖不安其身，然而安其心矣。」曰：「安其身而安其心者，上也；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；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，斯爲下矣。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，謂之失本；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，爲之遺末。」

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，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，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。

見龍，可得而見之謂也；潛龍，則不可得而見矣。惟人，皆可得而見，故利見大人。聖人，雖時乘六龍，然必當以見龍爲家舍。

顏子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常知故也。知之未嘗復行，常行故也。

孔子謂：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」此隱字，對見字說。孔子在當時，雖不仕，而無行不與二三子，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，未嘗一日隱也。

體用不一，只是功夫生。

人之天分有不同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。

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，凡有用者皆謂之異端。

天性之體，本自活潑，鸞飛魚躍，便是此體。

愛人直到人亦愛，敬人直到人亦敬，信人直到人亦信，方是學無止法。

有以伊、傅稱先生者，先生曰：「伊、傅之事我不能，伊、傅之學我不由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伊、傅得君，設其不遇，則終身獨善而已。孔子則不然也。」

天下之學，惟有聖人之學好學，不費些子氣力，有無邊快樂。若費些子氣力，便不是聖人之學，便不樂。

「不亦說乎？」說是心之本體。

孔子雖天生聖人，亦必學詩、學禮、學易，逐段研磨，乃得明徹之至。

舜於瞽瞍，命也；舜盡性而瞽瞍底豫，是故君子不謂命也。孔子不遇，命也，而明道以淑斯人，不謂命也。若天民則聽命矣，大人造命。

一友持功太嚴，先生覺之曰：「是學爲子累矣。」因指斲木者示之曰：「彼却不曾用功，然亦何嘗廢學。」

戒慎恐懼，莫離却不觀不聞，不然使人於有所戒慎、有所恐懼矣。故曰：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」

天理者，天然自有之理也；纔欲安排如何，便是人欲。

百姓日用條理處，卽是聖人之條理處，聖人知便不失，百姓不知便爲失。

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，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，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。

卽事是學，卽事是道，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，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。

學者問「放心難求」，先生呼之卽應。先生曰：「爾心見在，更何求乎？」學者初見先生，常指之曰：

「卽爾此時，就是未達。」曰：「爾此時何等戒懼，私欲從何處入。常常如此，便是允執厥中。」

有疑「出必爲帝者師，處必爲天下萬世師」者，曰：「禮不云乎，學也者，學爲人師也。學不足以爲人師，皆苟道也。故必以修身爲本，然後師道立。身在一國，必修身立本，以爲一家之法，是爲一家之師矣；身在一國，必修身立本，以爲一國之法，是爲一國之師矣；身在天下，必修身立本，以爲天下之法，是爲天下之師矣。是故出不爲帝者師，是漫然苟出，反累其身，則失其本矣；處不爲天下萬世師，是獨善其身，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，則遺其本矣。皆非也，皆小成也。」

明哲者，良知也。明哲保身者，良知良能也。知保身者，則必愛身；能愛身，則不敢不愛人；能愛人，則人必愛我；人愛我，則吾身保矣。能愛身者，則必敬身；能敬身，則不敢不敬人；能敬人，則人必敬我；人敬我，則吾身保矣。故一家愛我，則吾身保，吾身保，然後能保一家；一國愛我，則吾身保，吾身保，然後能保一國；天下愛我，則吾身保，吾身保，然後能保天下。知保身而不知愛人，必至於適己自便，利己害人，人將報我，則吾身不能保矣。吾身不保，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！能知愛人，而不知愛身，必至於

烹身割股，舍生殺身，則吾身不能保矣。吾身不能保，又何以保君父哉！

明哲保身論。

夫仁者愛人，信者信人，此合外內之道也。於此觀之，不愛人，己不仁可知矣；不信人，己不信可知矣。夫愛人者人恒愛之，信人者人恒信之，此感應之道也。於此觀之，人不愛我，非特人之不仁，己之不仁可知矣；人不信我，非特人之不信，己之不信可知矣。

勉仁方。

徐子直問曰：「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？」曰：「身與道原是一件，至尊者此道，至尊者此身。尊身不尊道，不謂之尊身；尊道不尊身，不謂之尊道。須道尊身尊，纔是至善。故曰：『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』必不以道殉乎人。有王者必來取法，學焉而後臣之，然後不勞而王。如或不可則去。仕止久速，精義入神，見機而作，避世避地，避言避色，如神龍變化，莫之能測。若以道從人，妾婦之道也。己不能尊信，又豈能使人尊信哉！」

問「莊敬持養工夫」。曰：「道一而已矣。中也，良知也，性也，一也。識得此理，則現現成成，自自在在。卽此不失，便是莊敬；卽此常存，便是持養，真不須防檢。不識此理，莊敬未免着意，纔着意，便是私心。」

問「常恐失却本體，卽是戒慎恐懼否？」曰：「且道失到那裏去？」子謂王子敬：「近日工夫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善念動則充之，妄念動則去之。」問：「善念不動，惡念不動，又如何？」不能對。曰：「此却是中，却是性。戒慎恐懼，此而已矣。常是此中，則善念動自知，妄念動自知，善念自充，妄念自去，如此慎獨，

○「不能」二字據買本補。

便是知立大本。」

程子曰：「善固性也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。清固水也，濁亦不可不謂之水。」此語恐誤後學。孟子則說「性善」。善固性也，惡非性也，氣質也，變其氣質則性善矣。清固水也，濁非水也，泥沙也，去其泥沙則水清矣。故言學不言氣質，以學能變化氣質也。明得盡渣滓，便渾化。張子云：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，善反之，則天地之性存焉。氣質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。」此語亦要善看，謂氣質雜性，故曰「氣質之性」。

只心有所向，便是欲。有所見，便是妄。既無所向，又無所見，便是無極而太極。良知一點，分分明明，停停當當，不用安排思索。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，而位育參贊者，皆本諸此也。（與論純夫）

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，當行而行，當止而止，此是集義。又何遇境動搖、閒思妄念之有哉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，無閒思妄念，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，不知集義者也。毫釐之差，不可不辨。（答劉子中）

來書卽事是心，更無心矣。卽知是事，更無事矣。卽見用功精密。（答○子直）

良知原自無不真實，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，故程子謂：「人性上不容添一物。」（答林子仁）

先生問在坐曰：「天下之學無窮，惟何學可以時習之？」江西涂從國對曰：「惟天命之性，可以時習也。」童子周浚對曰：「天下之學，雖無窮，皆可以時習也。」先生曰：「如以讀書爲學，有時作文，有時學武，如以事親爲學，有時又事君；如以有事爲學，有時又無事；烏在可以時習乎？」童子曰：「天命之性，卽

○「答」字據買本補。